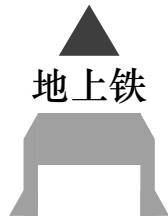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地上铁》

原创 Elena
Xiang

忍冬自选集 2021-10-24
22:32



Elena X

我妈妈说她讨厌做地铁。

她坐地铁会头晕，我们那时生活在上海，有着全世界最成熟和年轻的地铁系统之一。我们互相迁就对方，更多是她迁就我，我讨厌公交。

在我的概念里，公交车是一整个被抛弃了的时代。

《菊次郎的夏天》就是我印象里的公交，一种漫无目的而死气沉沉的漫游。它的运作模式依然依赖于乘客与司机之间的信任，而非独立的机械系统。等公交是一种绝望而折磨的体验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
“等”这个字对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来说，也许本来就是洪水猛兽。

地铁不一样，地铁是崭新的，是伟大的发明，它让人们像工蚁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遍布城市地下黑暗弯曲的通道。

你要学会做地铁，就像你要修经济和计算机，就像你要往脸上扑厚厚的粉底液，你要赶上地铁晚高峰就像赶上时代，留在浪潮后，被淘汰的，不合格的人。

离开上海前最后一次坐地铁依然是去巨鹿路，我没有化妆或者穿胸罩，一部二号线直达静安寺，我穿着窄小的吊带，没有人看我。我蜷缩在苹果绿的塑料座椅上，我知道我应该会喝醉，正对面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倒影，但我看不见自己，一个月后的文学课上我们讨论metropolitanism，我脑子里总想到这一幅画面。

伦敦的地铁座椅很脏，这是我的第一印象，但它已经有158年的历史，于是失灵的信号和搞不懂的platform也变得无可厚非。

我不坐地铁。我住在临近oxford street的一条街上的学生公寓，直走四分钟就能到campus，我驻扎在学校图书馆，看书看到凌晨，然后在恐惧中步行回去。街上有两三家酒吧，周末夜晚尤其热闹，三三两两的人群近乎被挤到马路上，我路过露骨的酒精味和荷尔蒙，路过流浪汉，书包里是最新译本的奥德赛。

我想杀死自己，我想起巨鹿路上还没有流浪汉，还没来得及有。

他们一般自带被子或床垫，有时睡着了，你分不清灰色的毯子里裹的是人或者是狗。Tottenham court road上有一排昂贵的家居店，没有人买，动物皮毛做成的地毯，棉花糖样的沙发，夜晚的灯光也不关，垂直打在华丽的幻想上，只有一点点的余光扫到被隔在玻璃橱窗外的流浪汉，但他们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

有时他们会结伴而睡，一个男人躺在地上用手指着天空，我想听他在和旁边的人说什么。

“我要去教堂了”，我这么和我的朋友们说。

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他们已经习惯了我荒诞的举动，毕业旅行时我拿着酒店免费的水跑到重庆洪崖洞摆摊，一个男人买了我的水，于是我赚了三块钱。他们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我在该死地浪漫化痛苦，像所有弱智艺术家一样。

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够格当艺术家，我迷失了，在这条短短四分钟的道路上。

踏入一条新的河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特别是这条河流只在周日开放。我揣着这个念头，第一个周日，我去参加了学校的welcome fair，第二个周日，我打了一场各方面意义上失败的辩论，第三个周日，我跑到了离伦敦很远的海湾，我问自己是不是忘记了，我说没有，我只是在逃避。

麻木地活着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可以用所有被世俗认可的安排充斥着你的日程表，大声地说笑，在社交媒体上假装你唯一在乎的就是异性和照片，但那匹荒原狼永远在绝望地呜咽。

一个清晨，我醒了，我决定去教堂。

我坐在马桶上用google查去教堂能不能穿牛仔裤，他们告诉我better not，我把牛仔裤脱了下来，换上了一件红色的长裙。

我是坐地铁去的，走在伦敦我总觉得所有人都想揍我。

我迷路了，迟到了，已经迟了太久了。从Westminster地铁站走出来有许多教堂，我绕着他们走了一大圈，但是每一所都大门紧闭。

我想小时候上的寄宿幼儿园，隔壁床的伙伴告诉我把口香糖吞下去，胃就会粘住，你就会死，我咽下去了。那一整个晚上我没有睡觉，我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，我想我要死了，窗外打着雷，天花板上没有门。

是那一瞬间我看到一点点光，被点亮的吊灯的一角，我顺着光亮的方向走去，终于找到了一扇窄门。

我问我可以进去吗，他说可以。

牧师站在诵经台后，回响在教堂里，声音悠扬，我尝试在卡纸上找到词，却怎么跟也跟不上。我放弃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牧师背后的雕塑，头低不下来。我开始逼自己回想起犯过的错，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，我的脑海里是海德公园的鸽子，电脑键盘打下来的字，朋友的笑脸，我犯过无数的错，但我几乎全部都忘了。我还记得什么，我值得被原谅吗，我希望被原谅吗。

还没想明白，communion就突兀地结束了，我徘徊在教堂里，最后不得不离开。在出口我看着牧师手里的钱，想我要不要捐款，我告诉自己算了，我忘记带钱包了。

我骗人的。

就像每次路过流浪汉我这么骗自己，我忘带钱包了，我太累了，我也有难处。我骗人的，钱包在我的包里好好的，我在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学英文文学，我是世界上最有特权，最没有难处的人。

我的心情很轻快，我走过泰晤士河，又折回来。我告诉自己也许我可以尝试坐一下公交，我不想做地铁，人生中第一次，我明白了我的妈妈为什么说她坐地铁会想呕吐。

我站在公交车站等着，google map上标记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它依然没有来。一分钟，三分钟，五分钟，就在我以为无望的时候24号公交车开来了，红色的车身，我踏上公交，熟练地用交通卡贴在感应器上。

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有迷茫的过程。

这是我第二次做伦敦的公交，我的心里依然有不安，但我已经学会不再伦敦这座城市表现出迷茫，迷茫是弱小，而对于城市规则的熟练是盔甲，是本能，是融进冷漠洪流的必要条件。

我坐在二楼的椅子上，好像睡着了，记不清，梦里这座公交没有停，它一直开着开着，把我困在了未来，我的胃里翻江倒海，我想呕吐。

我呕吐在一整个被抛弃了的年代。

到站了，我被赶下了公交，像一条狼狈的狗，爬回了那条四分钟的路，路边的灰色毯子里裹着不知道是什么。

没有哪里会接受一条狗，我想。（完）

